

諸位同學，大家早上好！我們繼續來學習雪廬老人的《論語講記》，「公冶長篇」第三章。

【子謂子賤。君子哉若人。魯無君子者。斯焉取斯。】

『子謂子賤』，「你們要注重這一段的考證」。「中國歷史最古是伏羲、神農，伏的寫法有很多，因為他那時候還沒有文字，到了周朝作宀」，上面一個寶蓋，下面一個必須的必，到周朝，伏是宀這個字，「還有作慮的」，上面是老虎的蓋，下面是一個必須的必。「寫法很多，不能說我看到那個才對，我們照書上所說的」，宀、慮這兩個字同伏，就是我們現在講降伏的伏，人字旁這個伏。

「子賤，魯人，名不齊，姓宀，號子賤。孔子對他人論到宀不齊，由別人記載所以記子賤，以表示恭敬，若是孔子便說宀不齊，直接叫學生的名。宀子賤這個人為君子，為什麼為君子？據事實來論，凡夫不能空口批評人，何況是聖人。」

『君子哉若人』，「若人，這個人」。「君子哉若人，君子啊！這個人。若是對外人說就是誇獎，孔子不肯這麼做，對學生說那是鼓勵學生。」

『魯無君子者，斯焉取斯。』「魯無君子者，魯國要是沒有君子。斯焉取斯，上一個斯指子賤，下一個斯指君子的行為。魯國若沒有君子，子賤要採取哪個呢？子賤如何採取君子的行為？所以知道魯國有很多君子，子賤才能成為君子。實在是子賤好，而孔子把子賤的好，說是多虧魯國的多君子，把好處加在別人身上。」這一點也是我們要學習的，自己好，也是要把這個好處加在別人身上，因為有很多人做得很好，我們才會學得好。

「依文言說，近朱則赤，近墨則黑；照俗話講，跟著好人學好人，跟著壞人學壞人，你們又學佛，又學《論語》，來這裡有什麼用意？是來看熱鬧，還是看電影？不是要來學孔子、學仁義道德，做聖人嗎？既然是學聖人孔子，就必須真心學，不然來此幹嘛？你一個人交二百位朋友，就算不少了，孔子有三千弟子，那是聖人，咱還不到那個程度。同堂共學，男同學交男同學，女同學交女同學，交志同道合的朋友，縱使他昔日為壞人，今日來學也壞不了。」這是雪廬老人鼓勵當時有二百位來學《論語》的同學，大家要共同來學習，來交朋友。

「為什麼魯多君子？記載有前有後，尊重前人的說法。《呂氏春秋·察賢篇》，宓子賤治山東單父（大約是今日的單縣）為宰官，做一邑的長官，像今天的縣長。這當中必須自己悟，裡頭有深意，不是普通人能懂。宓子賤彈鳴琴，這琴彈得好，叫鳴琴，身不下堂而單父治，自己讀書彈琴。」「只要懂音樂，古書都能如詩一般念出來，如《詩三百》都能唱」，《詩經》三百首都用唱的唱出來。「家絃戶誦，家家絃歌，都懂禮樂。」「禮樂這件事，今人多學洋樂」，學西洋的音樂，「對中國有什麼用」？「洋樂多為奸盜邪淫」，西洋的音樂很多都是奸盜邪淫，現在中國人學西洋這種音樂。「外國科學可學來用，治國為什麼要學洋人？人各有所長，國也各有所長。」雪廬老人講，我們跟外國學是學它的科學，它科學比我們進步，可以學它的科學、科技來使用。但是治國為什麼要學西洋人？這個治國的確西洋人不如中國。所以每個國家都有它的長處，也有它的短處，我們要學人家的長處，不可以學人家的短處。自己國家有長處，自己也要認識、要知道。所以治國，這一套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的理論方法，可以說中國傳統文化是講得最圓滿的，也是現在世界各國所需要的，這個方面是外國要向中國來

學習。現在中國人把自己的優點、長處丟掉，去向西洋人學，那就顛倒了。

「孔子弟子巫馬期也曾為單父的宰官」，這個講孔子的另外一個弟子巫馬期，也曾經在單父做宰官來管理這個地方，跟宓子賤同一個地方為官。「以星出，以星入，日夜不居，以身親之，而單父亦治」，巫馬期也把單父這個地方治理好了，「結果一樣，大家可以分辨誰比較好」。「今人比較容易懂的是巫馬期，但是能學像巫馬期這麼好的人也少了，今人拿公家薪水，什麼也不幹，大有人在，那國家不會治好，必糟得不成樣子，對不起國家人民。學宓子賤更不容易，不讀書不行，辦不出好事。若想學宓子賤，而彈的是鋼琴，那國家就大亂了。今日的總統有如巫馬期，很勞苦，有幾人像他這樣勞苦？但是政治就全都治理好嗎？台灣如今安穩嗎？比以前是好多了。但是每天報紙上所見的是什麼新聞？殺盜淫，教育界也要苞苴，真會累死總統。」

「巫馬期問宓子賤是什麼緣故？宓子賤回答說，我用人，您用力，用力所以勞苦，用人所以安逸。宓子賤會用人，所以是君子。你們要學哪一位？」巫馬期什麼事情都自己幹，一大早出去，到很晚才回來，什麼事情都自己幹，也把單父這個地方治理好了，但是非常辛苦。因為都是自己幹，巫馬期他不會運用團隊整體的力量，雖然把單父這個地方治好了，但是很辛苦。宓子賤他也在單父當過官，他也治理好了，但是宓子賤他就很輕鬆了。所以巫馬期去問宓子賤，你什麼緣故能把單父這個地方治好？又看你很輕鬆，是什麼原因？宓子賤回答說，我用人，您用力，所以用力就勞苦，用人所以就很安逸。宓子賤他會運用團隊的這個力量，會用人，懂得安排人，知人善用，所以是君子。那我們要學哪一位？當然學宓子賤是最好，輕鬆又事情辦得好。「在這裡聽《論語》，就是要大家學

著實行，並不是在此誇某人會講等等。可以自己思惟，卻不能吹大氣。根據吾觀察諸位，今日確實是三日不見，刮目相看，他日以後就不敢說了。」

「宓子賤是君子，道德學問比巫馬期高，你們只要能學巫馬期就很不錯了，學巫馬期這麼勞苦的只有蔣總統。國家安穩在人，不在法律，美國是法治國家，法律是一張廢紙，都沒用處。所以古人說，有治人而後有治法。有人，法律才有效力。好人辦壞事，壞事也辦得好，地方上鬧了這許多亂子，是地方官有關係，你自己不能端正，怎能端正其他人？為政在人，這一段是說宓子賤能用人，所以安閒為官，巫馬期凡事自己幹，所以勞苦。」「勞力者有力絀的時候」，力絀就是不足的時候，「用人者能周全而且有餘力」，這能運用團隊，如果自己幹，總是有不足的時候，「但是必得有才能才能學宓子賤」。「今人沒有子賤的能力，又不肯學巫馬期，不肯賣力，但是對於害百姓卻反而有能力，豈不哀哉？」

「《說苑·政理篇》，孔子跟子賤說，子治單父而眾悅，百姓喜悅就是辦到了，用什麼方法使百姓都喜悅而安定？子賤說：不齊父其父，子其子，看待別人的孩子如同自己的孩子，對待別人的父親如自己的父親。老吾老，幼吾幼，有鰥寡的人便去撫恤他們，人們遭到喪事不幸，都會派人去幫助。」

「孔子是內行人，孔子聽了不以為然。孔子說，百姓對你心悅服從，只如此做不行，還不能使一個縣全治得好。這是問到內行，問了門道。」「幹哪一條必須內行，學商不可幹司法，不知道不可以亂說，不懂而做才會亂」，不懂得這個方面的事情，去做就會做得很亂了，「學佛、學儒都是如此」。

「孔子問一句，子賤答一段，這必須要學，吃一次虧，就必須學會。子賤又說，不齊所父事者三人。在單父，事奉如父親的有三

人，不齊是地方官，把他人當父親恭敬，這個人必定不是平凡人，所以這三個人都不是平凡人。讀書必須懂味道，父親是人們最尊重的。所兄事者五人，平等同類的人比我高，便把他當做兄長。昔日長兄如父，俗話也說老嫂如母。」

「所友者十一人，朋友在五倫之中，志同道合才是朋友，道德學問與子賤相同，他才跟他交往。朋友必須共生死，不能隨便交，朋友窮，家人死後，一切出殯都要我們去幹，同患難，交換道德。父母的仇，要與仇人不共戴天，官府辦得不合理便私下報仇，也不能與朋友的仇人同在一個機關做事，否則辭職，要如此才是忠於朋友。但是親在不許友以死，不在則許友以死，因為如此所以中華民族到今日也沒有滅亡。」

「孔子不說差不多，這是囫圇吞棗，話多話少都不行，孔子曰：父事三人，可以教孝矣。你既然對百姓如此，孝為人之本，治家、治國的根本，全縣的人都孝，而好犯上者鮮矣，好作亂者則未之有也。兄事五人，可以教悌矣，朋友十一人便可以教學，增長道德知識。人重要在增長智慧、學問，全在學習，一般人多是學而知之者，生而知之者的很少，不學就什麼也不知道，學有好有壞，必須無友不如己者，這樣一般士人就會來歸附了。讀書人都歸附後，還不行。還有未盡的話。這一節很重要。」

「宓子賤說，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人，不齊師之而稟度焉，他們都比我高，不敢與他交為朋友，所以奉為老師，這是尊賢。比宓不齊有道德的人有五人，高得太多了，所以我不敢與他們為友，當做老師來尊賢而不毀，有事情必定與他們說，他們為我計畫出方法，我遵照辦理，如同今日的導師。」

「宓子賤有師有友，有兄有父，這一路都是一家人。孔子曰：昔堯舜聽天下，治理天下叫做聽天下，當領袖，天下的事都必須知

道。消息從哪裡來？古人有采詩官，誦詩聞國政，務求賢以自輔。」「自己有能力，若沒有幫助的人，像堯舜雖好，也弄不好」，所以自己有能力，還要有人幫忙。「宓子賤求賢為師、為父、為兄、為友，堯舜治天下也是如此，而宓子賤治小邑尚且如此，這正是割雞焉用牛刀。」

「孔子說，夫賢者，百福之宗也，賢人是一切幸福的根本，並不是做官才要有賢德，有身有家的人，沒有賢人輔助，身家便保不住，到哪裡都會碰釘子、出亂子。神明之主，賢人又神又明，昔日人稱人為明君，不是指國君而是指一般人。用堯舜來比喻，所以稱宓子賤為君子哉若人。」

「當領袖，不論多小的領袖都不容易，必須有領袖才幹，不能日夜奔波，你跑而別人不跑也不行，勞力不行，總離不了要用人，有道德、有學問的君子才能用人。必須知人，才能用人，知人必須見面，見面一、二次，就必須知道這個人的才能、品行、脾氣如何。從前推薦人品學兼優，品字為首要，若無品字，那這個人就不可靠，不能用。知人還不算，還必須善用，不善用，人家不跟你，你用不了。你們不許開道場，因為道場必須有經費，必須對人有吸力，並不是說好話而已，對人的吸力不是金錢所能辦到的，必須知人善用，學宓子賤。若學巫馬期，沒有特別的能力，累死也治不了。這點如果不聽四書，那是不行的。」

好，這一集比較長一點，我們就學習到這裡，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阿彌陀佛！